

文韵周刊

在宁波，领略古建筑的永恒魅力—— 古建春秋 木语华章

编者按：华夏大地，历史悠久，文明璀璨，古建遗址更是这块大地上的文化富矿。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，宁波古建筑众多。它们身上印刻着沧桑，流淌着往事，是中华文明的立体教材。近日，在“宁波：创意之光”主题活动中，祁嘉华教授解读了宁波古建，也带我们领略建筑与文化交响的永恒魅力。

■ 祁嘉华



祁嘉华：中国营造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。

木建筑的“祖源地”

21世纪初，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，追溯史前文明在华夏大地上的基本样态。在宁波的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两种建筑构件，很能体现这一地区史前的民居水平，引起了建筑界的广泛关注。

从遗址现场看，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是典型的鱼米之乡。为便于渔猎，当地人建造出了近水而居的干栏式建筑。所谓“干栏”，就是一种底层用立柱支撑，立柱上铺设木板，木板上搭盖竹木草棚的两层居住空间。这种看似粗糙的建筑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，奠定了木结构建筑的雏形，后来出现的殿堂楼阁、亭台馆舍等建筑形态均由此衍生而来。

为了搭建干栏式建筑，河姆渡人采用了榫卯连接技术。所谓榫卯，是在木材的端头上做文章：一根的端头砍凿出榫头，一根的端头砍凿出卯孔，榫头插入卯孔，两个木构件便紧密地咬合在一起。

榫卯原本被称作“凿枘”。成语“方枘圆凿”出自战国时期宋玉的《九辩》。“圆凿而方枘兮，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”，原意是方形的榫头无法插入圆形的卯眼，比喻双方意见不合、格格不入。宋玉在这里用“方枘圆凿”，来形容刚正不阿的屈原与势利小人之间互不相融。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榫卯在当时应用的普遍性。

在中国古建领域，榫卯技术的出现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。



宁波市天一阁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首先，它改变了木质材料的衔接方式。在没有榫卯之前，房屋顶部只能用木头交叉捆扎而成三角形，充其量只能算是棚子，空间有限，耐久性差。榫卯技术实现了木材的自由连接，使建筑空间不仅可以平面扩展，还可以上下搭建。

斗拱则是榫卯结合的最高技艺呈现。斗拱位于柱子与屋顶之间，上托屋项，下接梁柱，层层拓展，扩大了屋顶的覆盖面积。而扩展的屋顶则有效防止了雨水对房屋基础的侵蚀，延长了木构房屋的使用寿命。同时，大屋顶也成为中国古建筑的又一美学符号。

其次，榫卯结构见证了石质工具精细程度的不断发展。考古发现证明，石质工具最早运用于狩猎和耕种，粗糙而简单。而榫卯则属于精细加工，稍有粗糙便无法实现木材的咬合。河姆渡人用石器加工出榫卯，说明当时的石器不仅具有很好的硬度，还具备不错的精细度，是当时当之无愧的“高新技术”。

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到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，榫卯结构贯穿了中国建筑营造的整个历史，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国创造”。2009年，以榫卯为结构方法的中

宋代古建的南方孤品

在宁波江北区的灵山上，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宋代木结构建筑——保国寺。其高超的建造技术为人称道，殿内现存的瓜楞柱、镂空藻井及梁枋彩绘等，皆呈现出宋人高雅而含蓄的审美情趣。

1954年的夏天，南京中国建筑研究室的三位学生组成实习小组，调查杭州、绍兴、宁波一带的民居及古建筑。他们来到慈城，想去探访一座传说中的唐代“无梁殿”，无意中撞见了保国寺。

在保国寺大殿石佛座背面，他们发现了“崇宁元年”（1102年）的石刻，后来又发现了镶嵌在寺院东墙上的保国寺寺

殿的梁架。藻井是古人处理高档次建筑天花板时的一种方法，像一把撑开的雨伞安排在建筑的重要位置上。

为何保国寺大殿中的藻井让人耳目一新？一是藻井的位置，并没有出现在佛坛上方，而是安置在僧众聚集的上方，体现了对僧众的重视；二是藻井通常只有一个，而保国寺大殿上方却横排着三个藻井。这些做法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，实属罕见，体现了宋人对人神关系的另一种思考。

偶数开间里的心思

中国古代建筑以立方体为主，长边称为“面宽”，宽边称为“进深”，以面宽和进深构成的基本单元称为“开间”。在古代，开间的数量与建筑的等级密切相关，开间愈多，等级愈高。目前所见的古建开间大多为奇数，如宁波的保国寺为五开间，山西大同的佛光寺大殿为七开间，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十一开间。

然而，宁波的天一阁却打破了这一常规。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，采用了独特的六开间形制。

天一阁修建于明朝的嘉靖年间，原本是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处。范氏家族藏书时期，这里的存书量高达七十万多卷。古代藏书常常毁于火灾。因此，在建造天一阁时，范钦首先考虑的便是防火问题。除了在藏书楼前修建园林以蓄水，还依据《易经》郑玄注中“天一生水”的说法，为藏书楼取名“天一阁”，用“地六成之”为藏书楼的正面设六个开间。这是目前对“天一阁”名称由来和出现“六开间”的主流解释。

但若脑洞再开大些，结合天一阁的前世今生，或许还能发现古人更深的“心思”。

天一阁的二层是一个近300平方米的大通间，为藏书的核心区。整齐排列的书柜将这里分隔成四个空间，还分别以“宫商角徵羽”“仁义礼智信”“温良恭俭让”“日月星辰”来命名。这被看作是古代中原地区“礼乐”“为人”“处世”“天地”观念的集中体现，是礼仪之邦傳統的精神内核。

典籍资料和考古发现证明，礼乐文化成熟于周汉时期，而周汉时期官式建筑的开间正是偶数。由此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设想：如果说天一阁二楼书柜排列空间的命名，意在体现周汉时期的社会文化精神，那么，天一阁一楼的偶数开间，则是意在复原周汉时期的建筑形态。这样一来，天一阁就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藏书之所，还是一处体现周汉时期礼仪文化的宝地——既有内容方面的表述，还有形式方面的体现。

这些细节看似不起眼，影响却很深远，包括皇家在修建藏书楼时都在参照天一阁的建造形制。清乾隆年间修纂《四库全书》，同时仿天一阁建造了“四库七阁”。这些皇家藏书楼的形制都基本延续着天一阁的造法：整体砖木结构，硬山顶大出檐，上下两层都有门窗，甚至还包括偶数的开间布局。

河姆渡的榫卯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远古，保国寺遗存的孤品让人们眼前一亮，甚至皇家的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设计来建造……这就是宁波古建，朴素无华中蕴含着各种精彩，让人难忘，引人遐想，形成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永恒魅力。

（本报记者陈醉根据祁嘉华参加“宁波：创意之光”主题活动的发言及其相关研究成果整理）



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遗存。

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供图



保国寺建筑外观。

宁波市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供图

用流水写就“大地之书”——

太湖溇港：水脉深处有文脉

■ 本报记者 孟琳 通讯员 钟旗威

自烟波浩渺的太湖之滨向东南延展，一道道水脉如历史舒展的掌纹，深深嵌入杭嘉湖平原的肌理之中。诸溇、沈溇、罗溇、大溇、幻溇、许溇、杨溇、谢溇……纵溇横塘之间，交织出流淌千年的水网经纬。这不是寻常的江南河渠，而是太湖地区古老而独特的水利工程群——太湖溇港。

2016年，太湖溇港入选第三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，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水利界泰斗郑肇经在《太湖水利技术史》中评价：“（溇港圩田系统）在我国水利史上的地位，可与四川都江堰、关中郑国渠等媲美。”水脉所系，亦是文脉所延。这一曲由先民谱写的生态智慧之歌，正从过去唱向未来。

水利智慧，泽被千年

晨雾如纱，轻笼着沉睡的溇港。青石板上露痕未晞，“世界灌溉工程遗产”的匾额在微曦中泛着温润的光。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委会委员、湖州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王旭强站在义皋古村的牌楼前，为河海大学师生讲解这座古老水利工程中蕴藏的智慧。

“太湖溇港，是江南先民应水患、营生计而创造的。”王旭强将太湖比喻为“一只摊开的巨掌”，湖州正处“掌缘”，承接天目山来水，拥揽广阔滩地，自古水患频发。先民并未强行阻遏洪水，而是在“掌缘”勾勒出疏导与利用并重的生命线。

水乡记忆，文脉绵长

“大白渚沈安，罗大薪金潘，潘幼金金许杨谢，义陈濮伍蒋钱新……”这首在太湖南岸传唱了不知多少年的古老谣谚，每一个字，都是一条流入太湖的溇港，也是一个依水而生、因水得名的村落。

约3800年前，太湖南岸的先民面对耕地短缺，用木桩和竹编围堰，从沼泽滩涂中围出可耕种的土地。春秋时期，吴越之地开始大规模的“圈圩筑塘”，以“溇”“港”为经，以“塘”为纬，形成块块圩田，水患之地被雕琢成宜居宜耕的田园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面临大自然给予的相似挑战时，人类总会迸发出相似的智慧。17世纪初，面对海水与海风侵蚀导致的耕地短缺，荷兰阿姆斯特丹北部的居民借助风车动力，排干贝姆斯特湖的湖水，硬是从湖泊中辟出新的耕地。贝姆斯特圩田也因此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

在王旭强看来，如果说贝姆斯特圩田是遵循几何法则构建的棋盘式农田，那与水网共存的太湖溇港圩田，则体现出“道法自然”的东方智慧。

在每条溇港汇入太湖的咽喉处，都静立着一座水闸，恪守着“清明开闸，重阳关闸”的古老时令。而“南宽北窄”的喇叭形河道设计，亦与现代工程流体力学原理不谋而合——入口宽、出口窄，水流加速奔涌入湖时，将淤沙一并冲走，省却了无数人力疏浚之劳。

圩田之内，高处分畦种菜，低处引水垦田，塘中养鱼，陌上植桑，形成了“桑饲蚕、蚕粪肥鱼、塘泥壅桑”的生态系统，充分展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。这套始于春秋的生态农业范式，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誉为古老东方的循环经济典范。

两斋，吸引四方学子云集受业。

跨越数百年，湖州重教之风依然延续。清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以太湖人名为“五湖书院”在湖滨陈溇落成。书院继承了“湖学”精神，除了教授科举必需的时文与经学，它更应溇港地域的特殊需要，开创性地设立“农田水利”课程，专门培养治水兴农的实用人才，延续湖学“知行合一”的精髓。

书院不仅滋养了地方文教，也促进了经济民生。从这里走出的子弟，有的成为良医，有的则投身米业。不少湖州米商更前往杭州，在拱宸桥至湖墅一带置业营生，“湖墅”之名，亦由此与溇港商脉悄然相连。

青春返乡，古溇潮生

太湖溇港的保护与新生，是一场穿越光阴的接力。

2004年，湖州开始系统地修复古迹、编撰史志，让一度湮没于桑田屋舍间的水脉重见天日。如今，十九条溇港已被重新擦亮，列入国家文保名录。

陈溇边，一间名为“不饮咖啡”的茅草屋静候宾客。巨大的玻璃幕墙，将天

光云影与粼粼水色尽数收纳。主理人闵艺萍刚从吧台后递出一杯手冲咖啡，转身便融入一旁围炉青年的热烈讨论中。

三年前，当她决定在这个“连外卖都难以送达”的村落开设咖啡馆时，身边多是怀疑的目光。如今，她主理的不仅是方网红空间，更是连接溇港深蕴文化与城市活力的节点。

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由老宅改造的“五湖书院”书屋临水而立，古朴雅致的厅堂内，时常响起孩子的阅读声与非遗传承的交流声。现在的五湖书院被打造为少儿绘本馆，定期举办非遗体验、阅读沙龙活动等。经由她的牵线，还促成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“阳马数学博物馆”的合作，将溇港蕴含的水利智慧和建筑美学，转化为数学与工程学的研究课程。

国内外高校的青年创客也纷至沓来，他们将废弃仓库改造为儿童剧场，在心公园里办起儿童画作品展……年轻的“乡村主人”带来的，远非一杯咖啡

或一间民宿那么简单，是一种与土地连接、与文化相拥的全新生活方式。

将这份文化记忆悉心梳理并娓娓道来的，还有太湖溇港文化研究院院长沈林江。他在村里开设“生态文明学堂”，为游客讲解溇港故事：“你们看，三点水，一个‘米’，一个‘女’，其中暗藏的，正是‘水养米，米养人’最朴素的生存之道。”

冬日暖阳里，沈林江的工作室里又聚集起多位水利专家与文化学者。“溇港二十四节气风物”“圩田的美学价值”“北部溇港体系考”等话题引起热烈研讨。这群孜孜不倦的梳理者、讲述者，仍在一步步厘清并丰富着溇港文化的脉络，让湮没的细节重新清晰，使其历史价值更清晰、可感。

太湖溇港，这部用流水写就的“大地之书”，仍在静静翻页。



太湖南岸溇港圩田。湖州市水利局供图